

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陶庵夢憶

## 第一卷

**鍾山** 鍾山上有雲氣，浮浮冉冉，紅紫間之，人言王氣，龍蛇藏焉。高皇帝與劉誠意、徐中山、湯東甌定寢穴，各誌其處，藏袖中。三人合，穴遂定。門左有孫權墓，請徙。太祖曰：「孫權亦是好漢子，留他守門。」及開藏，下為梁志公和尚塔。真身不壞，指爪繞身數匝。軍士輦之，不起。太祖親禮之，許以金棺銀槨，莊田三百六□，奉香火，昇靈谷寺塔之。今寺僧數千人，日食一莊田焉。

陵寢定，閉外羨，人不及知。所見者，門三、饗殿一、寢殿一，後山蒼莽而已。王午七月，朱兆宣簿太常，中元祭期，岱觀之。饗殿深穆，暖閣去殿三尺，黃龍幔幔之。列二交椅，褥以黃錦孔雀翎，織正面龍，甚華重。席地以氈，走其上必去烏輕趾。稍咳，內侍輒叱曰：「莫驚駕！」近閣下一座，稍前，為碩妃，是成祖生母。成祖生，孝慈皇后妊為己子，事甚秘。再下，東西列四□六席，或坐或否。祭品極簡陋。朱紅木簋、木壺、木酒樽，甚粗樸。簋中肉止三片，粉一鉢，黍數粒，東瓜湯一甌而已。暖閣上一几，陳銅爐一、小箸瓶二、杯棬二；下一大几，陳太牢一、少牢一而已。他祭或不同，岱所見如是。

先祭一日，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，導以鼓樂旗幟，牛羊自出，龍袱蓋之。至宰割所，以四索縛牛蹄。太常官屬至，牛正面立，太常官屬朝牲揖，揖未起，而牛頭已入燔所。燔已，昇至饗殿。次日五鼓，魏國至，主祀，太常官屬不隨班，侍立饗殿上。祀畢，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。平日日進二膳，亦魏國陪祀，日必至云。

戊寅，岱寓鷲峰寺。有言孝陵上黑氣一股，衝入牛斗，百有餘日矣。岱夜起視，見之。自是流賊猖獗，處處告警。壬午，朱成國與王應華奉敕修陵，木枯三百年者盡出為薪，發根，隧其下數丈，識者為傷地脈、泄王氣，今果有甲申之變，則寸斬應華亦不足贖也。孝陵玉石二百八□二年，今歲清明，乃遂不得一盂麥飯，思之猿咽。

### 報恩塔

中國之大古董，永樂之大窰器，則報恩塔是也。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，非成祖開國之精神、開國之物力、開國之功令，其膽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，不能成焉。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。一金身，琉璃磚□數塊湊砌成之，其衣折不爽分，其面目不爽毫，其鬚眉不爽忽，鬥筍合縫，信屬鬼工。

聞燒成時，具三塔相，成其一，埋其二，編號識之。今塔上損磚一塊，以字號報工部，發一磚補之，如生成焉。夜必燈，歲費油若干斛。天日高霽，霏霏靄靄，搖搖曳曳，有光怪出其上，如香煙繚繞，半日方散。永樂時，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，見報恩塔必頂禮贊歎而去，謂四大部洲所無也。

### 天臺牡丹

天臺多牡丹，大如拱把，其常也。某村中有鵝黃牡丹，一株三幹，其大如小斗，植五聖祠前，枝葉離披，錯出簷甍之上，三間滿焉。花時數□朵，鵝子、黃鸝、松花、蒸栗，萼樓穰吐，淋漓簇沓。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，娉娉樂神。有侵花至漂髮者，立致奇祟。土人戒勿犯，故花得蔽芾而壽。

### 金乳生草花

金乳生喜蒔草花。住宅前有空地，小河界之。乳牛瀕河構小軒三間，縱其趾於北，不方而長，設竹籬經其左。北臨街，築土牆，牆內砌花欄護其趾。再前，又砌石花欄，長丈餘而稍狹。欄前以螺山石壘山披數摺，有畫意。草木百餘本，錯雜蒔之，濃淡疏密，俱有情致。春以罌粟、虞美人為主，而山蘭、素馨、決明佐之；春老以芍藥為主，而西番蓮、土萱、紫蘭、山礬佐之。夏以洛陽花、建蘭為主，而蜀葵、烏斯菊、望江南、茉莉、杜若、珍珠蘭佐之。秋以菊為主，而剪秋紗、秋葵、僧鞋菊、萬壽芙蓉、老少年、秋海棠、雁來紅、矮雞冠佐之。冬以水仙為主，而長春佐之。其木本如紫白丁香、綠萼玉樓蠟梅、西府滇茶、日丹白梨花，種之牆頭屋角，以遮烈日。乳生弱質多病，早起不盥不櫛，蒲伏階下，捕菊虎，芟地蠶，花根葉底，雖千百本，一日必一周之。癩頭者火蟻，瘠枝者黑蚰，傷根者蚯蚓、蜒蚰，賊葉者象幹、毛蠅。火蟻，以燻骨、繫甲置旁引出棄之；黑蚰，以麻裏箸頭搗出之；蜒蚰，以夜靜持燈滅殺之；蚯蚓，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；毛蠅，以馬糞水殺之；象幹蟲，磨鐵錢穴搜之。事必親歷，雖冰龜其手，日焦其額，不顧也。青帝喜其勤，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。

### 日月湖

寧波府城內，近南門，有日月湖。日湖圓，略小，故日之；月湖長，方廣，故月之。二湖連絡如環，中互一堤，小橋紐之。日湖有賀少監祠。季真朝服拖紳，絕無黃冠氣象。祠中勒唐玄宗《餞行》詩以榮之。季真乞鑑湖歸老，年八□餘矣。其《回鄉》詩曰：「幼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。兒孫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？」八□歸老，不為早矣，乃時人稱為急流勇退，今古傳之。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，求沖舉之術，持一珠貽之。王老見賣餅者過，取珠易餅。季真口不敢言，甚懊惜之。王老曰：「慳吝未除，術何由得？」乃還其珠而去。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。《唐書》入之《隱逸傳》，亦不倫甚矣。

月湖一泓汪洋，明瑟可愛，直抵南城。城下密密植桃柳，四圍湖岸，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。湖中櫛比者皆士夫園亭，臺榭傾圮，而松石蒼老。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，率百年以上物也。四明縉紳，田宅及其子，園亭及其身，平泉木石，多暮楚朝秦，故園亭亦聊且為之，如傳舍衙署焉。屠赤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。所稱「雪浪」等石，在某氏園久矣。

清明日，二湖遊船甚盛，但橋小船不能大。城牆下址稍廣，桃柳爛漫，遊人席地坐，亦飲亦歌，聲存西湖一曲。

### 金山夜戲

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，余道鎮江往兗。日晡，至北固，艤舟江口。月光倒囊入水，江濤吞吐，露氣吸之，噴天為白。余大驚喜。移舟過金山寺，已二鼓矣。經龍王堂，入大殿，皆漆靜。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殘雪。余呼小僕攜戲具，盛張燈火大殿中，唱韓蕘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。鑼鼓喧闐，一寺人皆起看。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翳，翕然張口，呵欠與笑嚏俱至，徐定睛，視為何許人，以何事何時至，皆不敢問。劇完，將曙，解纜過江。山僧至山腳，目送久之，不知是人、是怪、是鬼。

### 筠芝亭

筠芝亭，渾樸一亭耳。然而亭之事盡，筠芝亭一山之事亦盡。吾家後此亭而亭者，不及筠芝亭；後此亭而樓者、閣者、齋者，亦不及。總之，多一樓，亭中多一樓之礙；多一牆，亭中多一牆之礙。太僕公造此亭成，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，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，此其意有在也。亭前後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，清樾輕嵐，滄滄翳翳，如在秋水。亭前石臺，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，升高眺遠，眼界光明。敬亭諸山，箕踞麓下，谿壑濛濛，水出松葉之上。臺下右旋，曲磴三折，老松偃背而立，頂垂一幹，倒下如小幢，小枝盤鬱，曲出輔之，旋蓋如曲柄葆羽。癸丑以前，不垣不臺，松意尤暢。

### 劄園

劄園，水盤據之，而得水之用，又安頓之若無水者。壽花堂，界以堤、以小眉山、以天問臺、以竹徑，則曲而長，則水之；內宅，隔以霞爽軒、以酣漱、以長廊、以小曲橋、以東籬，則深而邃，則水之；臨池，截以鱸香亭、梅花禪，則靜而遠，則水之；緣城，護以貞六居、以無漏庵、以菜園、以鄰居小戶，則闕而安，則水之用盡。而水之意色，指歸乎龐公池之水。龐公池，人棄我取，一意向園，目不他矚，腸不他迴，口不他諾，龍山夔蛄，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。人稱劄園能用水，而卒得水力焉。大父在曰，園極華縟。有二老盤旋其中，一老曰：「竟是蓬萊閩苑了也！」一老呬之曰：「個邊那有這樣！」

### 封門荷宕

天啟壬戌六月二□四日，偶至蘇州，見士女傾城而出，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。樓船畫舫至魚鱗小艇，僱覓一空。遠方遊客，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，螳旋岸上者。余移舟往觀，一無所見。宕中以大船為經，小船為緯，遊冶子弟，輕舟鼓吹，往來如梭。舟中麗人皆倩妝淡服，摩肩簇烏，汗透重紗。舟楫之勝以擠，鼓吹之勝以集，男女之勝以溷，歎暑燁燁，靡沸終日而已。荷花宕經歲無人跡，是日，士女以鞦韆不至為恥。袁石公曰：「其男女之雜，燦爛之景，不可名狀。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，舉袂則亂雲出峽，揮扇則星流月映，聞歌則雷輶濤趨。」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，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。

### 越俗掃墓

越俗掃墓，男女祿服靚妝，畫船簫鼓，如杭州人遊湖，厚人薄鬼，率以為常。二□年前，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幘船，男女分兩截坐，不坐船，不鼓吹，先輩譏之曰：「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」後漸華靡，雖監門小戶，男女必用兩坐船，必巾，必鼓吹，必歡呼鬯飲。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，遊庵堂、寺院及士夫家花園。鼓吹近城，必吹《海東青》、《獨行千里》，鑼鼓錯雜。酒徒沾醉，必岸幘囂囂，唱無字曲，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廝打。自二月朔至夏至，填城溢國，日日如之。

乙西方兵，劃江而守，雖魚鱗菱芡，收拾略盡。墳壠數□里而遙，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，徒步往返之，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。蕭索淒涼，亦物極必反之一。

### 奔雲石

南屏石，無出「奔雲」右者，「奔雲」得其情，未得其理。石如滇茶一朵，風雨落之，半入泥土，花瓣稜稜，三四層摺，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，無鬚不綴也。

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，四方弟子千餘人，門如市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，先生面黧黑，多髭鬚，毛頰，河目海口，眉稜鼻樑，張口多笑。交際酬酢，八面應之。耳聆客言，目睹來牘，手書回札，口囑僮奴，雜沓於前，未嘗少錯。客至，無貴賤，便肉、便飯食之，夜即與同榻。余一書記往，頗穢惡，先生寢食之不異也，余深服之。

丙寅至武林，亭榭傾圮，堂中窳先生遺蛻，不勝人琴之感。余見「奔雲」黝潤，色澤不減，謂客曰：「願假此一室，以石礪門，坐臥其下，可□年不出也。」客曰：「有盜。」余曰：「布衣褐被，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。王弇州不曰『盜亦有道』也哉？」

### 木猶龍

木龍出遼海，為風濤激擊，形如巨浪跳蹴，遍體多著波紋，常開平王得之遼東，輦至京。開平第燬，謂木龍炭矣；及發瓦礫，見木龍埋入地數尺，火不及，驚異之，遂呼為龍。不知何緣出易於市，先君子以犀觥□七隻售之。進魯獻王，誤書「木龍」犯諱，峻辭之，遂留長史署中。先君子棄世，余載歸，傳為世寶。丁丑詩社，懇名公人錫之名，並賦小言詠之。周墨農字以「木猶龍」，倪鴻寶字以「木寓龍」，祁世培字以「海槎」，王士美字以「槎浪」，張毅儒字以「陸槎」，詩遂盈帙。木龍體肥癡，重千餘斤，自遼之京、之充、之濟，繇陸；濟之杭，繇水；杭之江、之蕭山、之山陰、之余舍，水陸錯。前後費至百金，所易價不與焉。嗚呼，木龍可謂遇矣！

余磨其龍腦尺木，勒銘誌之曰：「夜壑風雷，騫槎化石；海立山崩，煙雲滅沒；謂有龍焉，呼之或出。」又曰：「擾龍張子，尺木書銘。何以似之？秋濤夏雲。」

### 天硯

少年視硯，不得硯醜。徽州汪硯伯至，以古款廢硯，立得重價，越中藏石俱盡。閱硯多，硯理出。曾托友人秦一生為余覓石，遍城中無有。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，璞耳，索銀二斤。余適往武林，一生造次不能辨，持示燕客。燕客指石中白眼曰：「黃牙臍口，堪留支桌。」賺一生還盜。燕客夜以三□金攫去，命硯伯製一天硯，上五小星一大星，譜曰「五星拱月」。燕客恐一生見，鑿去大小二星，止留三小星。一生知之，大懊恨，向余言。余笑曰：「猶子比兒。」亟往索看。燕客捧出，赤比馬肝，酥潤如玉，背隱白絲類瑪瑙，指螺細篆，面三星墳起如弩眼，著墨無聲而墨瀋煙起，一生癡瘡口張而不能翕。燕客屬余銘，銘曰：「女媧煉天，不分玉石。鼇血蘆灰，烹霞鑄日；星河混擾，參橫箕翕。」

### 吳中絕技

吳中絕技：陸子岡之治玉，鮑天成之治犀，周柱之治嵌鑲，趙良璧之治梳，朱碧山之治金銀，馬勳、荷葉李之治扇，張寄修之治琴，范昆白之治三弦子，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。

但其良工苦心，亦技藝之能事。至其厚薄深淺，濃淡疏密，適與後世賞鑒家之心力、目力，鍼芥相投，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？蓋技也而進乎道矣。

### 濮仲謙雕刻

南京濮仲謙，古貌古心，粥粥若無能者，然其技藝之巧，奪天工焉。其竹器，一帶、一刷，竹寸耳，勾勒數刀，價以兩計。然其所以自喜者，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，以不事刀斧為奇，則是經其手略刮磨之，而遂得重價，真不可解也。仲謙名噪甚，得其一款，物輒騰貴。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數□人焉，而仲謙亦貧自如也。於友人座間見有佳竹、佳犀，輒自為之。意偶不屬，雖勢劫之、利啖之，終不可得。